

〔清〕何汝霖 季芝昌 沈兆霖 许庚身 廖寿恒 撰  
张 剑 郑 园 整理

# 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

上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华书局

〔清〕何汝霖 季芝昌 沈兆霖 许庚身 廖寿恒 撰  
张 剑 郑 园 整理

# 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

上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清)何汝霖等撰;张剑,郑园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9.5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ISBN 978-7-101-13832-0

I.晚… II.①何…②张…③郑… III.政治人物-日记-汇编-中国-清后期 IV.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4601号

- 
- 书 名 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全二册)  
撰 者 [清]何汝霖 [清]季芝昌 [清]沈兆霖  
[清]许庚身 [清]廖寿恒  
整 理 者 张 剑 郑 园  
丛 书 名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责任编辑 许庆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9年5月北京第1版  
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1¼ 插页7 字数75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832-0  
定 价 98.00元
-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说明

编辑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旨在为学术界提供完备、可靠的基本资料。

日记体裁的特殊性，使其具有其他种类文献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通行文献所不载，有的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补充，有的可以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留有非常丰富的日记，较为著名的有晚清四大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经常被学者征引的重要文献。

然而许多日记文献藏于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或个人手中，学者访求不便。为此，系统发掘整理这类文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华书局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策划《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了多个品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至今仍是引用率较高的近代日记整理本。

新世纪以来，我们继承这一传统，加大近代人物日记的出版力度，试图通过进一步完善整理体例、新编更便利使用的索引、搜集更完备的附录资料等方式，使这套丛书发挥更大的作用，继续为学术研究贡献力量。

编好这套丛书，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在学术界、文博界和公私收藏机构与个人的大力支持下，这套有着悠久

历史的基本文献丛书将会有更多更完备、精良的品种问世并传世。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前 言

张 剑

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晚清军机大臣作为中枢权力机关的核心成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晚清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不少人留有日记传世,备受世人关注;目前已有多部日记得整理出版,如祁寯藻日记、李棠阶日记、王文韶日记、翁同龢日记、孙毓汶日记、额勒和布日记、鹿传霖日记、荣庆日记、张之洞日记、袁世凯日记、载沣日记、那桐日记、徐世昌日记等,但仍有部分军机大臣的稿本日记处于未被整理或未被全部整理的状态。我们这次整理的何汝霖、季芝昌、沈兆霖、许庚身、廖寿恒的日记,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兹先分别对其内容和价值略作介绍,然后对整理工作做必要的说明,以供读者参考。

---

何汝霖(1781—1853),字雨人,江宁(南京)上元人。嘉庆十八年,三十三岁时始得拔贡;道光五年,四十五岁时始中举人;充军机章京,累迁都水司郎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道光二十年,六十岁时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宗人府丞、副都御史;道光二十五年擢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丁母忧,回乡守制;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服阕,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寻署

户部尚书，仍直军机处，授礼部尚书。以病卒。

何汝霖所遗两册日记手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字迹极度潦草，难以辨识，故长期未能为人有效利用。其中一册封面题“日记(丁未年八月十二日起至戊申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册”，106页，蓝格，每半页九行；一册封面题“日记(己酉年元旦至八月十四日止)，下册”，79页，蓝格，每半页九行。时间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其回籍守制时期，内容皆居乡时的一己见闻与感受，本色自然，极具性情，真实展现出一位达官显贵的乡居生活，尤其是他用较大篇幅和较多细节记录了在其他史料中难以接触到的基层人物(仆人、塾师、市井亲友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如对徐姬这位爱搬弄是非的多嘴女佣，何汝霖的记载就很生动：

徐姬多言而燥，哓哓不休，令人生厌，而其作事尚不过滑，故可容之。(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近日恨徐姬多嘴多事之病，日甚一日，且与定儿时时拌舌，闻之生厌，驱之不能，惟有忍气受之而已。(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日)

徐姬高声乱嚷，且与定保见则喧闹，毫无忌惮。伊母忍之，昨几成气臆，服药多剂乃渐好，奈何奈何！且人家老婆子来，彼必无所不说，生出无穷口舌，寓中男家人事，彼必多管，乱出主意，动则口称要回京，几乎将我气坏。忍之万分，愈觉扬气。最与大陈桂之陈嫂合式，来必谈至半天方去。陈嫂之在我家，从前惯说是非，可以想见矣。(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一日)

何汝霖所说家乡的“陈嫂”，和徐姬一样，都是爱搬弄是非

的长舌妇,以前在何家还差点惹出人命来<sup>①</sup>,徐、陈两个老妈子凑在一起,家中自然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但就是对这位爱搬弄是非的多嘴女佣,虽然其“谬丑日甚”,几乎将人气坏,何汝霖也只是“忍之而已”(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何氏日记中,这些仆人绝非一个个抽象的低贱符号,而是皆具性情、各有脾气的活生生的人。正因为如此,何氏的记载才具有重要的社会史和生活史价值。

另外,何汝霖还以每日记录天气、水况的方式,为道光年间两次最大的水灾留下了详尽珍贵的气象学、水利学、灾害学数据;他对江苏吏治败坏和绅风不竞的无情揭露,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史和地方文化史意义。

如对江宁知府沈濂(号莲溪)在道光二十九年赈灾时所作的评价:

林章甫来谈府县视民灾甚不紧要,闻制军所议,颇笑其迂,而沈濂尤滑不可名。言秋冬大赈,必糟可知。徐之糊涂,私挪捐款,已属不成事体,沈则深黷之,而反与众绅为难。秣陵吏治坏极矣。(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早赴护国庵看章甫,谈抚恤事,甚言沈莲溪全无人味,毫不关心,凡督藩所急办者,多方阻挠,真无心肝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

有力针砭了基层官吏的麻木、自私和腐败,他甚至将道光末年的大水灾归结于吏治之坏:“看来彼苍之怒甚深,良由江省近

<sup>①</sup> 上海图书馆藏何兆瀛《家书汇存》“申字十九号”(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廿九)家书载:“徐姬多嘴多事,殊为可厌。陈姬犹在人间,亦属奇事,伊前在吾家挑弄是非,几乎酿出人命事来,此番犹有老脸进门,尤属奇事。”



日吏治人心风俗，事事皆坏到极处也。”（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日）这当然是一种愤激之言，但作者身居高位，能做如此表达，其情怀、见识自有一般人物难以企及之处。

由于何汝霖个性直率，臧否人物毫不掩饰留情，兼之他有将家信内容摘录于日记中的习惯，故所记远较一般日记细微详实、形象生动。

## 二

季芝昌（1791—1861），原名震，字云书，号仙九，别署丹魁堂主，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编修。十三年，督山东学政。十九年，晋詹事，典江西乡试。二十年，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服阙，擢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授礼部侍郎，督安徽学政。二十七年，充会试知贡举，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二十八年，调补户部仓场侍郎，命偕定郡王载铨筹办长芦盐务，清查天津仓库。二十九年，偕大学士耆英赴浙江阅兵，并清查仓库，筹办盐务，授山西巡抚，未一月，召署吏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授户部侍郎。三十年，擢左都御史。咸丰元年，出为闽浙总督。二年，兼署福州将军，寻以疾乞休。久之，卒于家。

季芝昌日记，稿本，六册，南京图书馆藏。前五册均为红格稿本，每半页八行，第六册为蓝格稿本，每半页九行。

前五册系季氏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至咸丰十年十一月日记。

第一册封面题“己酉浙楂日记、晋程日记”，下钤“静舍居士”朱文印，印下又题“归田日记”。正文约77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所记时间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四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三日（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后钤“席月心樵”朱文印，九月十三日后钤“不失鹄斋”朱文印）。内容为前

往浙江查阅营伍,并清查仓库,酌办盐务,顺道查询东南两河节浮费、裁冗员并体察浙江两省漕粮改折情形事宜,以及赴任山西巡抚,寻受命还京行程。是册后面又录咸丰二年壬子十二月初七至咸丰三年癸丑六月三十日记,末页钤“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此当归入第三册“归田日记”之前。

第二册,封面题“辛亥闽程日记”,钤“延年益寿”朱文印、“静含居士”朱文印、“美意延年”白文印。正文约 92 页,所记时间为咸丰元年辛亥六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咸丰二年壬子十二月初七至三十日,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末页镌“海隅侨客”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内容为赴任闽浙总督行程及任上事。

第三册,封面题“归田日记”,下镌“海隅侨客”朱文印、“主恩未报耻归田”朱文印,旁书“癸丑七月至乙卯八月”。正文约 89 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所记时间为咸丰三年癸丑七月一日至咸丰五年乙卯八月三十日。

第四册,封面题“养馀日记”,下钤“养馀逸叟”白文印,旁书“乙卯九月至戊午八月”。正文约 92 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所记时间为咸丰五年乙卯九月一日至咸丰八年戊午八月三十日。

第五册,封面无字,观其内容当为“养馀日记”之接续。正文约 70 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所记时间为咸丰八年九月初一日至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三册至第五册内容均为季氏回常熟养病,晚年乡居诸事,尤详于日常应酬、诗酒唱和,可与其诗文集对读。如咸丰四年五月数则日记:

初三日，晴。子方来。忽患手战，戏作五古一首。

初六日，晴。吴冠英来。晓枕酬伯田端午一首。子方属题《庞德公隐居图》，得五古一首。

初七日，晴。骤热。酉刻阵雨颇甚。芟竹，得诗一首。

初八日，午前雨，午后晴。昆圃送杜鹃花，得七绝三首。

十二日，云阴时多，虽未成雨，已有凉气。偶成七绝二首。

十三日，五更有疏雨，竹醉日种竹，得七绝四首。

检其《丹魁堂诗集》，则可对应为《手颤戏作》《端午酬伯田》《庞公隐居图为子方同年作》《芟竹》《隴昆圃送杜鹃花》《偶成》《竹醉日种竹》，颇便于知人论文，并为其作品系年。

第六册封面无字，正文约 16 页。首页首行题“感遇录”，下镌“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内容为季氏历述其所受皇恩之记载。本册后粘有夹页，系季芝昌手书遗折草稿，又有一纸，钤印数方，为季氏曾用之印，分别为“观生物气象”朱文、“因树巢”白文、“怡云”朱文、“绮里”朱文、“静含居士”朱文、“仙翁”白文、“樗甘老人”朱文、“金粟山房”白文、“季氏仙九”朱文。“感遇录”曾有印本，但内容较稿本为少。如印本此段文字：“壬辰殿试，进呈十卷，余列第二。成庙既拆首卷，以次卷墨色过薄，拔第七卷墨浓者置第二，而余为第三。既引见，侍郎李劳龄师退而色喜曰：‘鼎甲尽出余手矣。’盖御史分卷时，三人皆在李所也。”稿本此后尚多一段文字：

是科读卷者枢相曹太傅为首，衡量公虚如此。及丁未殿试，余以少宰与读卷，相国窦文庄必欲一甲尽出其手，原拟第三卷字体多讹，同列皆拟黏贴黄签，文庄怫然不悦。进呈时成庙定首、次卷，指第三卷中误字示诸臣，乃拔七卷庞钟璐第三，而置原拟者为第十，同列无不快之。

两相对照,信有收获。遗憾的是,季芝昌军机日记和在闽浙总督任上的大部分日记被人窃去。然即其留存日记而言,亦有助于晚清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生活史、文学史之研究,值得重视。

### 三

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雨亭,后改朗亭,又字子菜,又号萸井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五年,迁司业。二十六年,迁侍讲,入直上书房。二十九年,迁侍讲学士,直南书房。历詹事、内阁学士。咸丰元年六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二年,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四年,因病回籍调理。五年,仍署吏部侍郎,直南书房,寻兼署工、兵二部。六年,授吏部侍郎,调工部,复调户部。八年,命往通州察核通济库。九年,擢左都御史。十年,署户部尚书,补兵部尚书,又调户部尚书。十一年,穆宗即位,命充军机大臣。同治元年,署陕甘总督,督兵进击撤回,降之。七月,师还,次平番二道岭沟,山水骤发,兆霖及从行兵役并没。赠太子太保,谥文忠。有《沈文忠公集》《使西江草》《重使西江草》传世。

沈兆霖日记,附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沈氏《使西江草》《重使西江草》中,字迹工整,当系请人誊写的清稿本。其《使西江草》一册,系记录沈氏咸丰元年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之始末经过,前为诗词,后为日记,日记自咸丰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三日;《重使西江草》一册,系沈氏咸丰三年江西学政任上按试各府县之记录,前为诗歌,后为日记,日记自咸丰三年二月二日至十一月三日。

咸丰元年日记多记往返行程中对沿途官员的印象及当地风

景、民情、收成等，如七月二十四日：“辰刻行，一路山水萦结，四十里抵太湖县。晤县令张宝融（字凝初，行一），河南辛丑进士，谈颇久，犹是读书本色，述及境内丰稔，喜形于色，可谓心孚民者矣。”九月初六日：“卯刻行，尖派河，一路平旷，迥殊舒城以南风景。晚禾尚半没水中，循护城河，经包孝肃祠达庐州郭外行馆。太守胡君元炜、县令吴君祥麟皆以捕事出，未晤。庐风民俗强悍，劫案恒有，缉捕几无虚日。大率皖省滨江滨湖一带急务，莫如防圩捕匪，诚能行以实心，弗为涂饰，兼兴文教以弭其暴悍之气，庶几渐可挽回，否则守土者身其馀几耶。”

咸丰三年日记不仅记载江西各府县科场状况、生童习气，于当地风土、货物、人情及沿途山川风景亦颇留意。如：

三月十日，卯刻行，自元塘至白眉渡，山匝水匝，厓上多小松，踟躅花正开，或黄或红，与碧草相间，烂如绮绣。积水足，舟行轻利，惟自临江登舟后天气极寒，披裘犹自瑟缩，不能四拓篷窗，一舒野目耳。过白眉渡，山色益奇秀，一重一掩，岩脚在水，巨石隐见，滩声盈耳，仿佛严江七里滩也。

九月廿八日，卯刻行，经数滩，极难上，巳刻方抵南安城。城分南北，北城为臬署考院，南城则商贾聚集之地，中以横浦桥联属之。城高而坚，市井亦尚繁盛，试院不甚宽，而屋明敞。试过各棚，唯此于校阅最宜。棚分东西，仅一千馀号，外无围墙，不易稽察。

南安近粤，去南雄州百二十里，至庾岭三十里，天气亦与各府迥异，十月上旬尚不能披棉，蚊蚋甚多，蚊之大几与蝇等。粤货皆有食蕉果，形如大皂角，而数十实以一蒂承之，皮深青，去皮，肉白色，未熟者稍涩，熟则甘如饴云，性凉，亦所未尝也。

南安文风以南康为冠，谢、卢二姓尤多应试者，上犹，

崇义次之，最下为大庾。

一则文笔优美，仿佛山水游记；一则文法谨严，叙事要言不烦，颇见沈氏才力。由于咸丰三年太平军已入江西，故沈兆霖日记对其相关传闻及各地团练情况均详加记录，如五月二十日所记长达二千馀字，对官民关系、如何团练及盛于江西抚、建、宁、赣一带的边钱会（又名千刀会）均有论及，可备史家采摭。

乡试主考官和学政皆为朝廷钦命，本有代皇帝访察各地之任务，而沈兆霖供职南书房，于此尤为用心。皇帝对其意见也很重视，《清史稿》本转载：“（咸丰）三年，粤匪自武昌下九江，兆霖请速援南昌。上谕以军事，兆霖奏言……得旨允行。”

沈氏资料，存世不多，日记尤其罕见，幸此两册稿本中尚存残篇，堪称宝贵。

## 四

许庚身（1825—1894）<sup>①</sup>，字星叔，又字吉珊，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初，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后充军机章京。同治元年进士，累迁鸿胪寺少卿，母忧归。服竟，迁内阁侍读学士，入值如故。进《春秋属辞》，被嘉奖。补光禄寺卿。曾典试贵州，督江西学政。光绪四年，授太常寺卿。擢礼部侍郎，调户部、刑部。十年，法越事起，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十四年，晋兵部尚书。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卒，谥恭慎。

许庚身日记，稿本，五册，其中二册藏国家图书馆，三册藏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系许恪儒先生捐赠，第一册封面题

<sup>①</sup> 据《许恭慎师墓志铭》，许庚身卒于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已是公历1894年1月6日。

“春明日记第三本”，系同治十年全年日记；第二册封面题“日记第二本，丁丑九月起戊寅十月止”，时间起止为光绪三年九月初一日至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皆系许庚身任军机章京时的日记，记录朝中政事较为谨慎，而多记每日天气、日常酬接等，尤详于读书活动，观之可窥许氏知识结构。许恪儒先生曾将此两册标点，定名《许庚身日记二种》，收入《晚清文献七种》（齐鲁书社2014年出版）。

上海图书馆所藏三册封面均题“春明日记”，首册又书“乙酉七月初一日起，丙戌七月二十九日止”，时间起止为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次册又书“丙戌八月初一日起，丁亥十二月初五日止”二行，时间起止为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第三册时间起止为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皆系许庚身军机大臣任上日记，每日记录似有定式，多依气候变化、公事安排、私事活动为序。许氏记公事尚简，往往一笔带过，不书详细内容，然因作者位置显赫，其所闻接，多为要人名流，故虽简，仍具重要史料价值。若与《清实录》等资料对读，可收相互发明之妙，如日记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载：“晴阴。午刻至总署，未初醇邸至，未正各国公使咸至，相见于宇宙太和之轩，申正回寓。”而《清实录》同日相关事宜仅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订立英约，并定盖印画押日期，报闻。”日记光绪十二年七月六日载：“初六日丁酉，晴。军机一起。是日门生来见者三十余人。”而《清实录》同日载：

丁酉，谕军机大臣等，张曜等奏山东黄河伏汛漫口，并陈明民埝此堵彼开情形各折片。本年六月开伏汛盛涨……其减水分入南河故道，以泄水势，是否可行，着曾国荃、卢士杰、成孚、崧骏、张曜、边宝泉仍遵前旨妥议，迅速覆奏。将

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引见各直省考取优贡生。得旨，谭奉璋等二十三名，以知县用。王延纶等三十九名，以教职用。

日记所言两事之具体内容或因由，观此则一目了然。

## 五

廖寿恒(1839—1903)，字仲山，号抑斋，江苏嘉定人。咸丰十一年顺天举人，同治二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出督湖南学政。光绪二年，擢侍讲。再督河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十年，行走总理衙门。迁兵部侍郎，调礼部、户部、吏部侍郎，二十三年，迁左都御史，入军机。明年，调礼部尚书。二十五年十二月罢值军机，次年奏准开缺回籍。辑有《中州试牍》等。

廖寿恒日记，又题作“抑抑斋日记”，稿本，两册，上海图书馆藏。第一册封面题：“戊戌八月以后日记 抑抑斋”，时间起止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至二十五年四月初七；第二册封面题“庚子十月望后日记”，时间起止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至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首册日记为廖氏值军机大臣时所记，涉及戊戌变法种种史实，于研究慈禧训政后的中枢决策与朝局，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数则日记：

初六日丁亥，晴。寅正，入直，忽奉朱谕吁恩皇太后训政，命拟旨，即日在便殿办事，初八日行礼。巳初召见仪鸾殿东暖阁，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命起立，就傍案缮旨呈览，即席封固带下，延崇受之、英菊偕至直房面交。午正后散。申刻赴署，与樵公同见美馆康使，言九龙铁路事。又见英德翻译。归寓，寿州在座相候，略谈。袁爽秋方伯谈至戌正始去。



初七日戊子，微阴。巳正见面，又命缮电旨，发北洋及山海、东海、江海关，缉拿康有为，是日三暗五明，未正始散。下午，松鹤龄来长谈，交梅少岩、涂椿年、李筱屏、章乃正名条。发杭电，训政折式。

初九日庚寅，晴。封奏三件，未下。辰正三刻召见，以封章示，眼花不能细视，乃劾张南海、徐致靖、杨深秀及参预新政四人。乃目不之见，耳亦不之闻。寿山嘱余叩头，茫如也。候命起立，缮密旨，乃逮所劾七人。及退出，始知疏中并弹及余亦附和康某。慈圣勉以好好当差，岂不奇哉，岂不殆哉。到直房，延金吾崇、英至，以前件交去，未正后散，急访庆邸商添堂官事。

初十日辛卯，晴。阅电报，知康为英人认保护，知事不谐矣。慈圣出太医所开上之脉案，命阅，并拟飭中外保荐医生，盖病根已四阅月矣。酉正赴署，偕王、崇两公赴林权助之约。直至亥正后始散。

十三日甲午，晴。荣相入枢府，裕简北洋<sup>①</sup>。贻蒿人<sup>②</sup>封事，召见时发下，乃因此慈圣忽命将康、刘、林、杨、谭、杨六人处斩，余初未之闻，及告领班缮旨，大骇，以语夔老<sup>③</sup>，错愕不胜。商之礼、刚、裕<sup>④</sup>，皆谓无术挽回，而杨、林、刘三人冤矣。呆瞪气塞者半晌，刑之滥，罚之不公，至此而极，恐乱正未已。午正后散，申初赴署，偕夔老送伊藤行，谈良久。

① 《清实录》该日有载：“荣禄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着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

② 此指国子监司业贻谷，字蒿人。

③ 夔老：指王文韶，字夔石。

④ 礼、刚、裕：指礼亲王世铎、刚毅、裕禄。